

高教资讯

2024年第13/14期(总第389/390期) 出版日期:2024年7月30日
主管: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 主办:济南大学高教研究院

本期要目

- 关于教育强国时代内涵的思考..... 1
- 试论“教育面向”的当代进路..... 2
- 邬大光:学科建设的路径..... 3
- 教育部召开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 4

关于教育强国时代内涵的思考

一、从“大历史观”看教育强国的时代内涵

近代以来,“教育强国”经历了从“教育救国”到“科教兴国”,再到“教育强国”的依次演进和迭代。“教育强国”概念和话语的依次迭代演进,一方面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表明近代以来中国都是立足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来看待教育的使命和责任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强国”不只是从教育功能层面对教育与国家关系的表达,而是在统筹把握“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我国应对大国竞争焦点转变作出的战略规划和战略选择,“教育强国”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目前的教育强国研究存在某种方法论缺陷。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从我国国家战略高度来认识教育强国,忽视了教育强国的战略属性和实践特质,只是关注教育强国的一般性特征;二是没有从大国竞争背景出发来理解教育强国,忽视了教育强国与教育现代化的差异性;三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教育强国”是一个源自我国国家战略的战略概念和话语体系,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学术概念,必须以其政治属性统帅其学术内涵。

二、从时代境遇看教育强国的时代内涵

“教育强国”是一个蕴含着大国博弈和竞争的概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反映了在激烈的大国博弈和竞争格局下不断提升我国综合实力的国家意志。我国提出的教育强国建设目标,一方面在于建设教育强国是基于“两个大局”,对大国博弈和竞争的回应战略和策略之一;另一方面,在于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教育已经成为科技、人才、创新的汇聚性载体,教育强国成为诸方面强国的基础。建设教育强国是我国面对大国博弈和竞争所下的“先手

棋”,关系到我国在大国博弈和竞争中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下位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这表明,我国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下实施教育强国战略的,建设教育强国是强国战略的“战略先导”,“教育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部分。建设教育强国是体现我国国家战略的战略行动,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

三、从教育系统内部看教育强国的时代内涵

教育强国的核心是高等教育强。一般来说,世界强国都是教育强国。尽管世界教育强国有不同类型和形成模式,但世界教育强国集中体现为“高等教育强”。高等教育强国是教育强国的主要内容,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本质要求。高等教育强可能有多方面特征,但拥有相当数量的世界一流大学(包括创业型大学)是其关键性特征甚至是本质性特征,亦即大学强则高等教育强。

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是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建设首先是从高等教育开始的,而不是等基础教育体系建立起来并得到充分发展后再来发展高等教育。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也遵循着重点建设思路。我国教育领域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高等教育领域开始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龙头是高等教育。这就是说,高等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具有龙头作用。教育强国建设必须以高等教育为突破口和重点,着力打造高等教育龙头,必须通过充分发挥高等教育的龙头作用来带动教育强国建设。(摘自《江苏高教》,2024年第7期,作者:张应强)



试论“教育面向”的当代进路

“三个面向”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改革的方

向标，几十年来一直有效引领并强力推动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伴随着时代的演进，教育的“面向”呈现出与传统迥异的行动样态。结合历史的教训，从中国教育的根性上再度审视，“三个面向”的方针仍然具有理性上的光辉及应用上的生命力。我们一方面需要笃定方向，踏实践行，长期坚守；另一方面需要随机应变，积极调适，与时俱进。

一、校准“教育面向”的价值系统

新时代的教育要面向生命。在高等学府之中，师生作为维系学科学术运转的生命主体，是教育生生不息的源泉，既是起点，也是归属。高质量发展的教育需要指向并时刻关注教育实景中的师生情态。

新时代的教育要面向基层。教育是一项特殊的事

业，与其他行当相比较，朝向“小特弱”才真正是功德无量。教育者要关心个体的生命存在，尊重差异，托举弱小，自下而上，立地方能齐天，此为正途。人文社会的田野广阔无边，自然科学的实验深不可测。此二者构成了高等教育的塔基，唯有固本强基，凭借慈悲胸怀深入田野，秉持探究精神投身实验，格物致知，向下向内深耕不息，方能把学术的种子播撒进祖国大地，并植入教育者的心田。

新时代的教育要面向多元。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的教育，根源于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及运行特征。一国高等教育无法抽身于多元的世界教育体系之外，更不能以“想当然”的态度去简单武断地揣度他国教育的文化价值。理性的策略是开放胸怀，兼

收并蓄，兼容并包，同时理智权衡，巧取经验。

新时代的教育要面向未知。面向“未知”并不仅仅是面向“新知”，更不是新词迭出、新概念满天飞、新瓶装老酒，因为“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其实在‘我们’之前就昭然若揭了，甚至已被揭示出来，或者，不管是否已被‘揭示’，它都已是事实性的存在”。因此，“教育面向”未知的重点还在于不断刷新对世界的认识，质疑既有，探寻盲区，挑战权威，直面风险，这样方能使得教育过程随时随地充满发现的惊喜和探究的魅力。

二、笃定“教育面向”的行动逻辑

笃定“教育面向”，首要之务是与与时俱进的精神索求。观念先行，精神前卫，审时度势，言行一致，内引外联，才能使教育“载营魄抱一”而形神兼备。一方面，品格的探求必须朝向于上方。另一方面，情怀的表达则需要面向于下方。

笃定“教育面向”，一以贯之的，是灵活自主的行动选择。教育的面向表达于心念而落实于行动，而行动的效能则取决于教育主体的灵活与自主。教育发展的内外情境复杂多变，需要因应时局，自由变通。（摘自《大学教育科学》，2024年第4期，作者：董云川 冯媛媛）

推进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破解学科过度分化问题。人文学科必须意识到其在当代社会的历史限度，意识到有必要和研究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的学科携起手来。新文科建设不单单是文科建设，而是以文科为主体的文科之间、文科与理工农医等学科之间的共建。新文科建设通过学科专业课程重组，促进文科与其他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故而，“新文科+”可以成为改变大学人文学习窘境的破局点，在交叉学科、跨学科融合过程中推动人文学习在不同学科中的应用，破解因学科高度分化而带来的人文学习整体性缺失问题，为学生提供跨学科人文学习条件。

改革文科学术评价体系，破除人文学者的囚徒困境。人文学者的囚徒困境是

新文科建设：大学人文学习复兴的重要契机

内心的人文关怀与个人发展需要之间、学校评价指挥棒与人文学科学术逻辑之间博弈的结果。改变评价生态是破除人文学者囚徒困境、助其重拾人文学习理念的重要方式。建立科学而规范的学术评价制度是新文科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新文科建设与大学人文学习复兴在学术评价改革上同向同行。改革人文学科的学术评价，必须明确区分人文学科评价与其他学科评价的共性与个性。人文学科评价与其他学科评价的共性之处在于，均需要通过改变学科与学术评价方式，协调好教学与科研工作。人文学科评价的个性体现在人文学科的评价体系应有别于自然科学。学科评价需突破以物理学为建构标准的唯一性，学术评价要突破以数理量化逻辑为方式、以学科内部规训为标准的传统评价系统。

培养综合性文科人才，增强大学人文学习吸引力。大学人文学习以培养整全的人为价值导向，涉及成“人”与成“才”两个维度。人文学习的目的决定其除了促进人的心智完满，还帮助学生获得享受人生、思考他人和自己的能力，理解周围世界的的能力，以及提升人的技能与实践的能力。同时，现代大学的人文学习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社会的整全的人，人文学习必须走出古典模式，在德性修养的基础上，培养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时代的人。新文科强调培养社会需要的综合性文科人才，强化文科教育与社会实践的融合，这与大学人文学习的复兴路径高度吻合。（摘自《现代大学教育》，2024年第3期，作者：范乐佳 刘宇文）

邬大光：学科建设的路径

学科建设路径，当我们需要对某个研究领域发力时，往往是成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机构，以此彰显对该项工作的重视，并辅以相对丰富的资源配置。这是许多高校学科建设的惯习，这种资源的优先分配模式，使得许多新学科或新组织像人才工程一样，拥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帽子”。该建设方式究竟是“新瓶装旧酒”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2022年看到一条报道，让我对如何推进学科建设有了新的认识。斯坦福大学打破了近70年的传统，成立了杜尔可持续发展学院(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随后陆续查到，耶鲁大学时隔46年之后，于2009年成立了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Yale Jackson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洛杉矶分校最新成立的学院是1961年成立的公共卫生学院，过去63年都未成立新学院；……美国这些一流大学不是靠成立新学院或专业跟踪科技创新，那他们是如何把科技最新进展融进科研与人才培养的？显然，与不断增加新学院不同，他们是按照“学科门类的建构主义”促成学科交叉融合，鼓励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在压缩学院数目的基础上，扩大学院学科容量，把解决问题作为学科设置的基础。具体而言，当面对某一新兴产业的需求时，主要采取两种做法，其一是多个学院的跨界“合作模式”，通过拓展组织边界、学科边界，以互嵌的结构形成新的学术共同体，在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人才培养和科研各个环节的融合。其二是单个学院整合内部资源进行学科“改造”，即调整那些无法对接新兴产业行业需求、无法接受市场检验的“旧学科”或“旧学院”，通过融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反哺”人才培养。

国内大学之所以习惯于通过成立新学院“推进”学科建设，首先是“新宠”学科容易受到重视，可以获得较多的内外部资源。其次是新学科的“光环”和“虹吸”作用，可以相对摆脱“传统势力”的干扰。最后，推进新学科布局和机构建设，也可以彰显管理部门的“作为”。但在我看来，学科建设之路既要着眼于新学科，更应放在传统学科的改造上，高校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科发展机制。总之，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解决问题，提升学科的贡献度。（摘自《高等理科教育》，2024年第4期，作者：邬大光）

日前，一些高校特别是“双一流”高校在招生时又有“大动作”——降低转专业门槛，实施多个“不限制”：不限制学院积分排名、不限制挂科门数、不限制学院转出名额，等等。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大学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的表现，意味着教育改革将更加关注学生的个人兴趣与个体需求。

高校为何存在“转专业壁垒”。从表面上看，转专业只是造成了不同专业人数的变化，但从深层而言，实际涉及资源供给、资源配置以及深层的教育管理制度等方面改革。当前多所高校的转专业新举措要想真正破除门槛，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至少需要如下三方面转变：

第一，从“计划逻辑”转向“市场逻辑”。在计划思维模式下，专业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按照计划的岗位对口进行人才培养。但在市场逻辑下，大学必须及时跟着社会需求优化调整新专业，从而降低专业招生录取因“冷热不均”带来的分数级差。

第二，从“教师中心”转向“学生中心”。在计划思维模式下，大学是供给方，以学科为中心、以专业为中心，本质是以教师为中心。但在市场需求逻辑下，大学必须以学生为中心，这就意味着大学须把专业选择自主权交给学生，通过学生“用脚投票”倒逼大学进行专业升级和改造，主动更新课程知识体系。

第三，从“重专业建设”转向“重课程建设”。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看，专业教育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承载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专业教育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但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知识传播方式发生改变，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开放，专业教育的“岗位对口”功能日益弱化，专业只是表征学生学习经历的一种“符号”，而能否做到名副其实，课程才是关键、是基石。（摘自光明网，2024-07-16发布，作者：卢彩晨）

从“重专业”到“重课程”， 高教改革走向纵深

教育部召开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

7月25日，未来技术学院建设工作推进会在京召开。会议指出，自2021年未来技术学院启动建设以来，各学院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努力成为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策源地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蓄水池。面对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部署，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新要求，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带来的新机遇、新挑战，未来技术学院的建设工作需要持续深化、迭代创新。要抢抓战略机遇，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从催生新质生产力的“供给侧”发力，做好关键领域、关键区域、关键环节布局，强化理念变革、大师引领、突破壁垒、国际互鉴、要素重塑、智能赋能、协同育人，加快培养未来技术创新领军人才，有力支撑未来产业创新发展。（摘自教育部网站，2024-07-25发布）

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升

7月9日，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推进会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实施十五周年工作交流会在京召开。据介绍，“拔尖计划”自启动以来，累计在77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布局建设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共吸引了3万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已毕业的十一届1.7万名本科生中，86%的学生在基础学科领域深造，87%的博士毕业生在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机构从事基础研究工作。遵循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成长规律，“拔尖计划”探索形成了“使命驱动、大师引领、科教融汇、多元选拔、贯通培养、科学评价、稳定保障”的育人范式，涌现出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姚班”“钱班”、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等优秀的人才培养品牌。2023年，在“拔尖计划”前期探索基础上，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正式启动，重点依托拔尖基地所在高校，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有组织培养进行强化部署。这意味着拔尖人才培养的探索进入了新阶段。（摘自光明网，2024-07-10发布）

第一批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教材启动编写

7月8日，教育部召开第一批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教材编写工作启动会。会议指出，马工程教材建设是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重中之重，必须常抓不懈、深入推进。编写第一批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教材，是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重要行动，是构建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重要举措。相关高校和教材编写团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新形势新要求，深入把握教材编写要求，充分发挥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在体现时代性、凸显原创性、深化专业性、增强针对性上下功夫，将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有机融入、全面贯穿到教材中。要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5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着力推动原创性实践向原创性理论、原创性理论向原创性教材转化，共同打造系列高水平原创性教材，为推动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奠定基础，为培育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出更大贡献。据悉，第一批新时代教育部马工程教材共建设63种高校本科和研究生教材，涉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11个学科专业的基础课程和核心课程。（摘自教育部网站，2024-07-08发布）

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建设研究分会成立

7月5日，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实验室建设研究分会成立大会暨山东省危险化学品管理校园行活动在青岛大学举办。会议指出，实验室建设研究分会的成立，对于推动我省高校实验室建设管理水平，推动科技创新平台提质增效，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蓄势赋能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实验室建设研究分会在山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高校实验室与设备技术平台规划、实验室队伍建设、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实验室安全技术、物资采购、危化品管理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搭建交流平台，凝聚工作合力，为提高我省高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水平，助力我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摘自山东省教育厅网站，2024-07-08发布）

初稿编辑：武航 赵静

责任编辑：邵雪

电话：(0531) 82765782

网址：<http://ihe.ujn.edu.cn>